



张謇与童溪石



对于张謇对中国社会的影响,用胡适的观点“造福于一方,而影响于全国”,是非常恰当的。新疆阜民纺织公司的机器设备,由张謇协助购置,核心技术人员毕业于张謇创办的南通纺织专门学校,笔者的《张謇与新疆阜民纺织公司》有所介绍。其中提及的阜民纺织公司聘请的副技师童溪石,与张謇有着深深的师生情谊。

据1919年11月20日中华民国教育部发行的《教育公报》,童溪石为南通纺织专门学校第四次本科毕业生,当年该校共有23名学生本科毕业。南通纺织专门学校,前身是1912年张謇倡导,由大生纱厂、大生分厂各出资六成和四成开办经费,用于培养纺织技师的纺织染习所。1913年,建于大生纱厂南侧的校舍落成,定名南通纺织专门学校。张謇《南通纺织专门学校旨趣书》提到,创办该校的目的,主要是满足南通本地对纺织技术人员的需求。而事实上,南通纺织专门学校的毕业生散布全国各地,有助于改变中国纺织企业在技术上完全依赖外国技术人员的局面。

童溪石是崇明人,据童溪石1922年的自述:“溪石亦南

通学校生徒之一,学成任事于上海宝成纺织厂。”所谓的上海宝成纺织厂,系实业家刘柏森于1919年在上海创办的宝成纱厂。刘柏森与张謇有良好的合作关系,1911年两人携手,通过湖广总督瑞澂,租办湖北官办纱、布、丝、麻四局,开办大维公司,刘柏森任营业所长兼总经理。1919年刘柏森在上海设宝成纱厂及宝成二厂,后又在天津设宝成三厂。在此之前,刘柏森还租办苏州苏纶纱厂(改名宝通纱厂)和上海裕通纱厂(改名宝丰纱厂)。为了纱厂的顺利运行,刘柏森连续引入三届南通纺织专门学校的毕业生,这批年轻的纺织技术人员,给刘柏森的企业带来生机和活力。

1922年夏季,童溪石编译的《纺织大全》一书,由中外日夜印务局印制,纺织丛书编辑社发行,在上海大东、泰东、世界书局寄售。《纺织大全》还在《申报》刊登广告。该书分《棉纱之计算》《引伸计算》《棉纺工程》《特载》等四编,马润生、吴麟书和张謇分别作序。马润生(1871—1945),实业家,曾受刘柏森委托兴办宝成纱厂,他赞赏童溪石“好学深思”。吴麟书(1878—1930)也是实业家,益纱厂的创办人,吴麟书认为《纺织大全》详尽介绍“纱厂各部工作之顺序,机械配置之诀要,棉性之分类,设备之概略”。张謇的序,高度评价《纺织大全》的作用,称之为“俾未入纺织学校者,阅之奚啻耳提面命,得具有纱厂之学识。已入纺织学校者,阅之奚啻临场实习,得具有纱厂之经验。足见该书对于纱厂之学识、经验,无不应有尽有,可谓南针,洵称善本”。

1925年4月15日,童溪石受聘阜民纺织公司,职务为副技师,合同是与“承办法人事宜”继孚签订的。根据合同,童溪石作为副技师,需要协助正技师杨传敬修理、保全机器设备,预防火灾;在不妨碍工作的前提下,对工人进行理论和技术培训;监督和改良工厂的运行。童溪石每月薪水规定75两,从到达迪化之日起开始支付,膳食由工厂供给。童溪石从上海动身前往新疆时可获赠家费洋250元,川资亦由工厂提供。

获悉童溪石远赴新疆的消息,张謇于1925年5月16日给杨增新写了一封信,其中提到:

纺厂设置,当有端倪。闻聘敝处纺织专门学校毕业生童溪石往新疆,担任贵处纺厂副工程师。该生年富力强,学行不苟,年来亦尚有经验。已谆属任职之后,力图报称。但东南少年,骤至西北,极边风土民情,恐或隔阂。趋辕奉渴时,幸进教之,不胜大愿。

对于阜民纺织公司的筹备情况,张謇表示了关注。童溪石赴新疆前,估计是专门前去谒见张謇,跟张謇辞行。这位从南通纺织专门学校走出的学子,经过几年的职场锤炼,加上自身好学勤思,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纺织行业的实践经验。自己这位年富力强的门生即将远行,张謇勉励与教诲之外,也担心童溪石对边疆地区水土和民风的适应问题。张謇给杨增新去信,也是希望杨增新能够关照童溪石,让童溪石更快地融入新疆的生活,也能更好地服务于新疆的纺织事业。

(作者单位:南通市档案馆)

一只狼山烧鸡

□明前茶

那一年,从上海开往青岛的z字头列车上,我带着年幼的女儿要度过14.5小时的漫长时光,上车后不久,在硬卧车厢,一位南通口音慈眉善目的大叔,帮了我的忙。他不停地给我女儿讲故事,跟我女儿玩成语接龙的游戏,还伸出双手,跟小女孩你来我往地翻转绷绷绳。傍晚时分,大叔居然变戏法一样拿出一个硕大的荷叶包,解开外面的一层大荷叶,里面居然还有一层荷叶,最里面是一只油光铮亮的烧鸡,在老荷叶微微发涩的光泽下,这只烧鸡散发出的油香,令人陶醉。大叔戴上了一次性的手套,从烧鸡上撕下鸡腿来,递给我女儿,之后,他又想把另外一条鸡腿递给我,我谢绝了,为了不让大叔难堪,我主动说,我更喜欢烧鸡微焦的翅尖与脖颈,大叔就痛快快将一个鸡翅膀连同半边脯子一起撕下,递给我。

烧鸡做得无比软烂入味,连骨头都可以咬嚼。大叔又倒出啤酒,邀我与旅伴共饮。此时,车已经快到山东地界,晚霞正在车窗外降临,近处被西北风刮得闪烁金属色的杨树纷纷后退,而远处的山峦与乡间小屋似乎正在跟着车轮缓缓行走,列车仿佛游走在自然这张开阔无垠的唱片上,很少在南方人心中驻扎的苍凉与忧伤在我心头浮起,好像蒙古人的长调。

我没有想到的是,面前这一只堪称正宗的狼山烧鸡,竟然是大叔自己用家里的煤气灶做的。而他练得这一手好本事,起因竟然是他在儿子两岁时,被厂里调去做推销员,负责将纺织面料卖到北方的服装企业去,而留在家中的儿子少了父亲粗粝的教养,一直被养得相当瘦弱。

带着一丝微醺的酒意,大叔跟我解释了他的工作。厂里主要的客户都分布在大连、天津与青岛,他一年中有八九个月都在路上。那年月,南通不通火车,每次出差,他都要先坐长途汽车前往上海,再从上海转往北方城市。

大叔总是在外游走,儿子缺少父亲的引领,个性变得内向和怯懦,也很少与他说心里话。儿子小时候,他还年轻,回到家里也很少与家人相处,而是依旧像一名浪子一样呼朋唤友、在外喝酒。有一天,酒局散场时,他发现桌上的一盘烧鸡还剩下好几块油亮的鸡肉,几乎是一瞬间的父爱爆发,他找服务员要了打包盒,将那点烧鸡装了回来。回到家中,刚上小学的儿子正在洗脚,准备上床睡觉。他拿出烧鸡,儿子眼睛发亮,就坐在洗脚木盆前,把那几块烧鸡都津津有味地吃了。他突然觉得心酸,无声而柔地摸了摸儿子的头。儿子太瘦了,最好经常给他搞一只烧鸡吃才对,但外面买的狼山烧鸡并不便宜,孩子的爷爷奶奶又在生病,花销很大,于是,他发愿要学会自己做烧鸡,便跑到烧鸡店里去向老板打探,究竟怎么用普通的三黄鸡做出肉烂香酥的烧鸡来。老板那里肯说,没好气地把他往外推,令他差点跌坐在正在炸鸡的油锅旁。烧鸡店的师傅看着不过意,喊了一声:“做烧鸡就得先炸后煮,至于怎么做好吃,你回家慢慢琢磨去吧。”

他的确用心琢磨了好久,包括宰好的光鸡为何要把鸡腿交叉塞入鸡腹内,处理好的鸡为何要挂在背阴处风干。在炸鸡之前,鸡身为何不能刷酱油,而是要刷上麦芽糖或蜂蜜,炸鸡时,为何要把整只鸡放在大漏勺上,一勺一勺往上浇热油,等鸡身定型后,才能把鸡放入热油锅炸酥?想明白这些细节中蕴含的道理,做出来的烧鸡才会皮色褐黄发亮,色泽均匀,没有一点破损。

他也琢磨出来,这个狼山烧鸡要烧得入味,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卤制的时间要长。

大铁锅中倒入半锅水,下入卤料包、盐、糖,然后加入生姜、料酒、老抽,一点点猪油,大火煮沸,放入炸好并滤干油分的鸡,大火煮五分钟后将鸡小心翼翼地翻个身,再大火煮五分钟,然后,要改用蜡烛头那么小的火,让鸡在几乎看不见撩动与沸腾的状态下焖煮3个小时。烧鸡出锅前还要开大火收汁。整个收汁的过程不能离人,要用汤勺不停地将汤汁浇淋在鸡身,收至锅里的汤汁九成干时,才能关火。

终于,做烧鸡的手艺被他锤炼得炉火纯青,他发现成长中的儿子胃口太好了,一个人就可以干掉半只烧鸡。后来儿子上到高中,开始住校,他每次出差归来,做完鸡就会送到校门口去。等儿子下课,父子俩隔着校门的铁栅栏传递烧鸡。儿子依旧沉默寡言,很少对他说起成长中的喜怒哀乐,但他能够从儿子接过烧鸡时眼睛里闪过的一丝欣喜,感受到久违的亲情。儿子有一次破天荒主动给他打电话,说了打球时自己不小心崴了脚的小事故,又说了自己何时学会了吉他,说的都是与功课无关的事。挂电话之前,儿子突然补了一句:我的室友们也喜欢吃你的烧鸡呢,他们还说,你爸对你真的很用心。

说完这句话,儿子有一点忸怩,迅速挂断了电话。而他拿着听筒出了半天神,终于,在做父亲快满18年时,他感受到了巨大的被需要的快乐。他仿佛看到,儿子与室友们很快就把烧鸡一扫而空,而他本人的推销生涯,也被儿子讲成一幕传奇。仿佛毛姆小说中游走天下的旅行家角色,他走得那么远,好像不是为谋生,而是为了这八千里路上的云和月。就这样,大叔和他手制的一只烧鸡,弥合了青春期父子之间的隔阂。

推销员大叔此次回家后,依照惯性,放下旅行包,又去菜市场买了两只三黄鸡。付钱时,他才想起来儿子的小房间已经空无一人。就在这个秋天,儿子远去哈工大,准备就读那里的王牌专业,成长与告别,就这么猝不及防地来临了。烧鸡做好了,一只留给家人,另一只,推销员大叔以荷叶裹之,带上了出差的旅途。他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,语重心长地对我说,“好好陪伴你家的小姑娘吧!要尽可能温柔地对待她,要知道,这等小孩长大的时光,就像金子的碎屑,很快就从指缝里溜走不见了啊!”

□朱 江

我对南通电影院的记忆

□奚智明

1957年夏,我从农村来到南通市第一初中(市三中前身)读书,寄宿在学校集体宿舍。

一个农村孩子初进城,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,对什么都感到新鲜,尤其是进电影院看电影,如同过节一般。在农村一年只能看到一两场露天电影,挤在人堆里,踮着脚一站就是两个多小时,虽然累,却兴奋不已,第二天上学,电影中的故事和人物,便成了小伙伴们课后的话题。如果是战争片,我们还学着电影中的战士冲啊杀啊的。进城上初中后,因家贫只能维持学杂费和伙食费,几乎没有零用钱,星期天经过南通电影院门前看看海报,解解眼馋。幸好一个月中有一两个星期天回乡下老家,省下饭菜票攒下的钱,够买一两张电影票。当然最高兴的还是学校包场。

我进的电影院大多数是南通电影院,因为离学校近,又因工人文化宫电影院建得较晚。

有两件事特别值得回忆。

大约于1962年三、四月份,我在南通电影院看了一部故事片《革命家庭》。共产党员江梅清、周莲在革命艰苦岁月中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,怀着敬仰的心情写了篇影评《谈变》,参加了南通电影院的电影征文活动。在《谈变》一文中,我从周莲在党的教育和指引下,由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逐步成长和成熟,最终变为一位坚定的革命者的人生历程,阐述了一个革命者如何做到在革命大潮中,辨别正确的方向,尤其是革命低潮时,坚定革命信念,对党忠贞不渝。

出乎意料,这篇征文竟获得了二等奖。

有趣的是出席颁奖座谈会那天,南通电影院工作人员见我是个穿着破旧的学生,在门口把我拦住了。我告诉她我是市三中学生,是来参加会议的,并从口袋掏出会议通知书,她看看我递给她的会议通知书,又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,带着几分怀疑几分惊讶的口气说“哟!你这娃儿还是二等奖哩!”会议室内与会者都是成年人,听到后都向我投来诧异和赞许的目光。

奖品是几张电影赠券和一个笔记本。

这笔记本在我参军时作为留言簿,留下了班主任朱光汉老师和许多同学的临别赠言。这笔记本和会议通知书随我辗转了许多地方,至今还保存着,已有60年了!这也算得上是两件文物了吧,物品虽小,但也见证了南通电影院的一段历史。

在这耄耋之年我还偶尔把这两件物品拿出来看看,《革命家庭》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又栩栩如生地出现在眼前,去参加颁奖座谈会会被拦在门口的

一幕仍觉得很好笑。

影片中的周莲是由著名电影艺术家于蓝扮演的,几十年来我只要在银幕看到她的形象,总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。

机缘巧合的是,在我担任芜湖电视台台长期间,芜湖电影评论学会聘请我担任顾问,多次参加电影评论活动,也都会想起我的那篇影评《谈变》。

另一件事是对工人文化宫电影院的记忆。记得当年工人文化宫建成,在南通人眼里成为南通最气派的建筑。我第一次进工人文化宫电影院看电影觉得好新鲜。一次学校包场在工人文化宫电影院看宽银幕电影《阴谋与爱情》,这是根据德国著名作家席勒的原著改编拍摄的。

看后我想阅读一下原著,便去学校图书馆借阅,图书馆李慧君老师说,学校图书馆没有这本书,市图书馆才有。我失望地说,我没有市图书馆借书证。她若有所思地“哦”了一声后说,过些日子我去给你办一张吧。我高兴极了,连说了几声谢谢。大约过了一个多月,我去图书馆借书,李老师笑嘻嘻地把市图书馆借书证交到手中,我如获至宝,一股暖流从心里流过,把借书证拿在手中看了又看,连谢谢都忘了。不过,我对李慧君老师的感激之情至今铭记于心。那个星期天便去市图书馆如愿借到了《阴谋与爱情》。

看电影和借书证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,却在我身上奇妙地碰撞了一下,让我看了一场电影,又意外得到了一张市图书馆借书证,课外阅读又多一条借书渠道。尽管我在工人文化宫看过许多场电影,但只是对这场电影记忆尤深。

我定居芜湖后,于八九十年代回南通几次,每次我都要去看南通电影院,仿佛去看老朋友一般,电影院还是当年的模样,只是苍老了许多,门前也不见了当年的热闹,尤其是与周围装潢华丽鲜亮的商场相比,显得几分寒酸,引发我几多感慨。

不过,走了十多年下坡路,如今电影业又兴旺了起来,不过电影院已不叫电影院了,而是有了更新的名字:影城或影都。舒适和豪华的程度也不是当年同日而语的了。

今年国庆期间,抗美援朝战争巨片《长津湖》唱响了爱国主义主旋律,芜湖的许多影城、影都创下了近几年上座率高峰。我想南通的影城或影都也是如此吧!

多年未回南通,不知南通电影院和工人文化宫电影院还在吗?是否也改名了?

臆语(下)

□杨 谣

灵魂

就像在调色盘上调色一样,有人以为创新就是取唐代多少,宋代多少,另加入元、明、清多少,这样综合成一张画,就是新的,就是自己的,就是创造。时间却会证明事实并非如此。

只有自己的情感和思想才是作品的灵魂,富有痛感的丰富的灵魂都是经受了现实生活千磨万击后炼成的。灵魂是自己。灵魂在波澜壮阔、五味杂陈的现实生活中。存放在传统仓库里的灵魂再美好,“产权证”上登记的却是别人的名字。

传统好比墙壁,可以帮助蹒跚学步,但不可以陪着走遍天涯。

《论语》

《论语》不仅可作思想巨著读,也可作历史、人物传记读,还可以作为类似于《世说新语》这样的笔记小说读。那个时代的城市与宫殿早已消失,但孔子以及相关人物的智慧、言行、心路历程与人情世故却藉《论语》而得以存留,浅近生动,探手可掬。作为一个国家长存的记忆,时间也为它增添了光彩与魅力。

散步

黄昏时出去散步,带着时断时续的思索,心湖上有浅浅的喜悦掠过。纵目澄澈辽远的星空,驰神尘嚣之外;耳闻鸟雀相呼,失己身于暮霭。空诸一切,物我俱忘,不知今夕何夕。

最仰慕美国作家爱默生当年在康科德丛林中的散步,一起散步的先后有奥尔科特、梭罗、钱宁这样的人类精英。灵魂与灵魂之间、灵魂与自然之间,相互碰撞,思想像水一样从磕破的罐子里汩汩流出,又像原始神秘的荒野,任性、不羁、倔强……

颜料

传统不是一盒五彩的颜料,它只是其中的一支或者两支,大部分色彩储藏在自然旷野之中,而自然,也当然包括人生。是独特的思想之手,主宰和调弄出了神奇的色彩。

竞争

处于野生状态下的艺术家,其一生的艺术风格、趣味很少会出现大的变化;被“供养”的艺术家,无论是以哪一种形式,很少能做到一以贯之。两者如果发生生存性竞争,通常前者完败后者完胜。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接受了“驯化”,因此具有更强敏锐的适应变化的能力。如果把竞争时间延长,缓慢的、不关注外表但注重内在的自然、历史,其固执的选择标准会生效,结果极有可能出现逆转。最终的完胜者会得到合适的评价,但境遇不会有实质性改变,也不会获得实质性的与评价相匹配的社会地位,完胜者依然只能处于“野生”的位置,被淘汰者空出来的被“供养”的位置,依然只会由与其性质相类者来填充。

不宣

繁荣文艺创作不适合鼓吹“适者生存”。主一地之文事者,应倡扬个性,鼓励百花齐放,有大包容心及前瞻意识。“适者生存”很大程度上是“迎合”与“奴化”,其所产生的示范效应极易造成千人一面万夫同诺的局面。达尔文发现:如果某一物种由于高度有利的环境而在一小块土地上数量异常增加,就会出现传染病。传染病会带来物种的“毁灭”。因此有远见的作者反而选择做“不适者”,其作品会因“另类”而得以逃脱“毁灭”。

气

书法之气隔行不断,古人称其为“一笔书”。一件书作,即一独立世界:气不外泄,团成一气;自始至终,一气贯之。气连、气聚、气活,有技法的因素,比如穿插勾连、疏密对比、正侧呼应;也有技巧所无法解决的,比如畅达与生动、肯定与阔大,主要源于作者对艺术的认识、创作心理与价值观等。下笔有由,心中无滞,其气必然畅达。气息的清浊,根源在于作者的心灵与审美修养。扩而思之,其他艺术诸如文学、音乐、美术、建筑,也都有一个“气”的问题,其理也无不如此。

高于生活

写生不同于依样画葫芦,写生是感受和模拟的结合,是提炼自然的过程。用“相机”代替写生,本来是一件十分荒唐的事,但如今却被许多画家所采用。创作不是把写生稿(照片)放大,更不是纯粹的模拟与再现,创作是为了表达被自然所唤起的思想情感,故有“艺术源于生活,又高于生活”之说。常见一些成熟的画家,下笔陈旧,无感觉与激情,这是长期不写生,不从生活中汲取灵感的缘故。



透花影 □蔡晓舟